



俄罗斯学界的靺鞨女真史研究译文
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专题

第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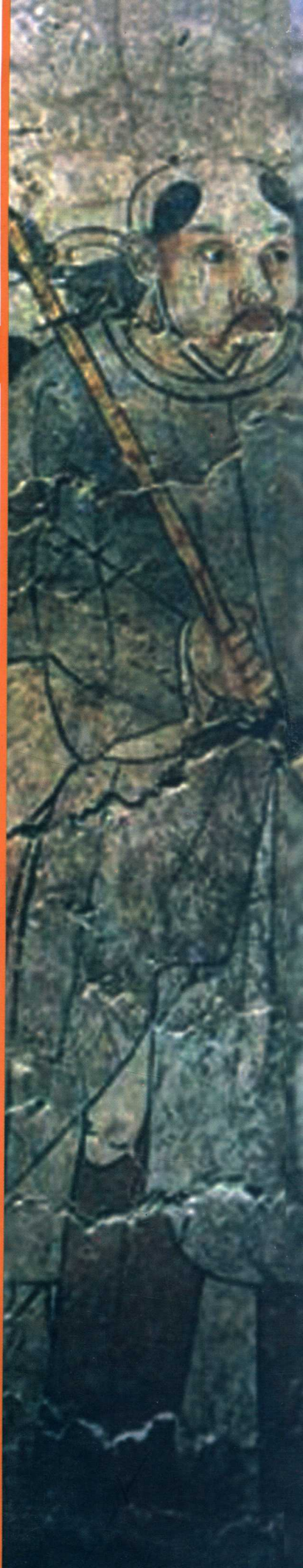
A Study of Heishui Civilization

黑水文明研究

胡凡 主编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D631/484

黑水文明研究

(第二辑)

胡 凡 主 编
魏 影 副主编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380813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水文明研究/胡凡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16-5152-9

I. 黑… II. 胡… III. ①科举制度—中国—清代—学术会议—文集 ②女真—民族历史—东北地区—文集
IV. D691.3-53 K2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9878 号

黑水文明研究

HEISHUI WENMING YANJIU

胡 凡 主编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封面设计 付 旭
责任校对 程 佳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
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 张 33.375
字 数 90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5152-9/G · 4025
定 价 78.00 元

前 言

由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黑水文明研究》(第二辑)终于面世了,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学界的一件幸事。

本辑共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俄罗斯学界关于靺鞨、女真史研究的译文,收有十四篇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发表的关于远东滨海地区中世纪靺鞨、渤海、女真等遗址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的文章及一篇俄罗斯学界渤海国史研究综述的文章,约有十万字。这是我们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学界的靺鞨女真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在这里刊登出来,以供相关的研究人员采择,并望得到学人的批评和指正。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许多文章原有附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刊登时没能把图附上,这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只能请求读者见谅了。

第二部分为2007年黑龙江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约有八十余万字。那次会议是科举学界的一次盛会,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全国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以及台湾政治大学的80余位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探讨了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相关问题,提交了55篇高水平的论文,因此本辑也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专辑。根据诸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的情况,我们作了一下分类,分为科举综述性研究、科举学研究、科举制度史研究、科举社会史研究、科举与教育、科举文化与文物研究、科举文献研究、科举制的历史评价八个专题,全面展示了我国学术界关于科举研究的最新成果。

黑龙江大学地处祖国边陲,历史学科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许多波折,与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差距还比较大。但是可喜的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学院领导的努力下,我们近几年已有较快的发展,与国内主流学术界也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次“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会议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有很多专家学者临时有事无法莅会,也都把自己的论文发来以供会议交流,这令我们十分感动。尤其是这部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得到了张希清教授和李世愉研究员的热情关怀,得到了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大力协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既能作为全国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的界标,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又能成为黑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发展的一个标志,让学界了解我们正在努力赶上,并激励我们积极不懈地向前进取。

编 者

2008年9月于黑龙江大学

目 录

第一部分:俄罗斯学界的靺鞨女真史研究译文

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出土的护身服	Н·Г·阿尔杰米耶娃(3)
滨海地区渤海国人使用的骨制箭镞	В·Э·沙夫库诺夫(7)
斯莫尔宁古城遗址考察初步结果	В·Э·沙夫库诺夫(10)
简论渤海国和日本的相互关系	Э·В·沙夫库诺夫(14)
滨海区女真人的拟人雕像	Е·В·阿斯塔申科娃(17)
戈尔巴特卡遗址考察	Е·И·盖尔曼(24)
伊兹维林卡村附近的遗址	В·Э·沙夫库诺夫(27)
海洋采集业和捕鱼业	Н·В·列辛科(29)
2001年在克拉斯基诺古城和新戈尔杰耶夫卡古城挖掘的主要成果	В·И·波尔金(34)
滨海地区的石盘	В·Э·沙夫库诺夫(36)
斯莫尔宁古城的住宅	В·Э·沙夫库诺夫(39)
滨海地区中世纪陶瓷业的新文化传统	И·С·茹西霍夫斯卡娅(42)
诺沃聂任斯基古城出土的印章	Н·Г·阿尔杰米耶娃(50)
自然因素在滨海边区中世纪居民发展中的作用	Н·В·列辛科(53)
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学界的渤海遗址研究成果与文献研究	盖莉萍(58)

第二部分:科举制与科举学研究专题

科举综述性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明代科举研究综述	郭培贵(65)
----------------------	---------

科举学研究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	刘海峰(74)
科举学建构的哲学基础及其内涵	黄人杰(85)
科举制度演变的实质:理性建构还是进化生成	罗立祝(92)

科举制度史研究

状元称谓考索	周腊生(101)
从状元家世看两宋科举改革	祖 慧(109)
周代宾兴制: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乌托邦	毛晓阳(124)
略论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与方式	金滢坤(132)

从“七史”《选举志》讨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谢保成(138)
莆田科举兴衰论	林介宇(145)
《松漠纪闻》中所见的金初文教及科举	霍明琨(151)
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裴淑姬(155)
范仲淹与庆历科举改革	张希清(164)
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	王炳照 周慧梅(176)
归真返朴的宋祁	何忠礼(184)
苏轼门人李廌元祐三年省试下第原因考	钱建状(192)
宋高宗朝科举制度的重建和改革	朱瑞熙(197)
也说明代科举中的官年现象及其主要成因	邱进春(212)
浅谈明代的八股文取士	商 传(217)
明代武举制度考论	晁中辰(224)
清入关前科甲文人群体研究	沈一民(228)
清代山东乡试竞争之研究	刘希伟(235)
试论清代年老落第士子恩赏制度	贺晓燕(245)
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	宋元强(267)
乾嘉学派与清代科举	慕 颖 陶继明(274)
科场整肃与晚清吏治	谢俊美(283)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科举观念	田建荣(287)
越南黎朝进士科乡试考述	陈 文(296)
科举社会史研究	
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沈登苗(306)
从笔记小说看科举考试中的神异观	王日根(310)
“科举家族”定义商榷	龚延明 方 芳(319)
宋代的科举竞争:一个区域分析的角度	林 岩(323)
试论明清河北进士的时空分布及特点	刘 虹(338)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刘晓东(348)
士习文风: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	常建华(357)
赶考路上	林存阳(371)
科举与教育	
考试的起源与作用	杨学为(381)
论明代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导向作用	牛翠萍 胡 凡(387)
吴汝伦与近代教育变革	梁艳玲(393)
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李世愉(413)
废科举与废高考:教育指挥棒的转变	刘清华(421)
英语四六级的科举考试反思	黄明光(427)
科举文化与文物研究	
刍议科举政治文化	郭 渊(432)
科举制对中国文化影响析论	郑若玲(438)
关公:明清科举神	胡小伟(444)
李绂科举思想之探析	杨朝亮(458)

试述广东贡院的变迁及其历史地位	刘春喜(464)
记清代康熙朝的一件文物	商志譚(470)
科举文献研究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原始性与权威性	陈长文(475)
《登科记考补正》新增武举史料辨析	许友根(489)
同治闽省汀州府、长汀县科举考试文书董理	李占伦(495)
对科举制的历史评价	
浅析科举制度的意识形态控制功能	白文刚(507)
论科举考试的文化整合功能	张亚群(513)
明代科举公正性与社会舆论探析	张学亮(520)

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出土的护身服

〔俄〕H·P·阿尔杰米耶娃著 盖莉萍 胡允译校

第一部分

俄罗斯学界的靺鞨女真史研究译文

在滨海边疆区乌苏里地区的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的发掘物中发现了最新的资料,古城是女真全国时期(12—13世纪),在改建和转变为上京—开元的最后阶段建造的(1213年之后)。这些材料填补了这一空白[1,第101—102页]。在这里发现了三个盔甲和一个铠甲。第一个盔甲是1991年T·H·格鲁什科在研究所谓的“粘土”的建筑工程时在位于乌苏里村古城的居民楼里找到的,它位于诺奇诺亚大街上的文物古迹的东北部分。在盔甲的边上还发现了一具现代人的骨骼和头盖骨和一块铁制的铠甲薄片,一个有点磨孔的矛头和一个箭头形状的箭头。盔甲虽然公布了,但是由于文物保存的不善,作者想完全复原,没有成功。[16,第94—99页]

1994年也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T·H·格鲁什科又找到了两个盔甲。A·Л·梅耶采夫对它们进行了清理并成功地记录下了这个盔甲的所有部件。

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挖掘出来的盔甲,型单一,只是在尺寸上有所差别。它们是铁制的带有管状顶部的半球状帽子,从上面把一个宽约4.5—5.5厘米的冠和盔甲与下面部分焊接在一起。冠本身是由一个平坦的铁板制成,被造成三个凸起的带子形状。盔甲的高约为11.5—12.5厘米,直径约为22—24厘米。

盔甲前面部分有一个护额垫固定在冠上面,长度约为11—15厘米,宽为6—9厘米。通过压模护额垫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两个叶子形状的凸起,以45度角分散在两边,从外形来看像是两条皱起的眉毛。其中一个盔甲的护额垫的下面是直的,而另外一个的上面有一道弯向中间的褶皱。在盔甲护额垫的周围还有不同数量的孔。其中一种情况是,它们有五个,而且,它们大小一样和铠甲甲片上的孔的数量是一样的。孔靠近护额垫两个面的侧边。另一种情况是,在护额垫的侧边有两对大孔,其作用也许是用来将铠甲薄板和护额垫固定在一起的。最可能的是将护额垫更平整地固定在头冠上。

头冠的下边,在5—6.5厘米的间隔处,有7—8对孔。孔之间的间隔为1厘米。盔甲里有毛毡或者其他柔软材料做成的衬帽,它们首先应当是能够减轻敲打时的力量。帽子可以被用作衬帽。

盔甲上有一个片状的披肩,从护额垫开始的披肩沿冠的直径可分成3排,每一排各有31个薄片。而且,从后面到中间以后的铠甲是以扇形紧贴着护额垫排列的,每排31个薄片,总长为40厘米。

披肩是通过毛皮或毛毡固定到帽子的冠上的,它也可以自由移动。而且,披肩借助连接材料

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出土的护身服

[俄]H·Г·阿尔杰米耶娃著 盖莉萍 胡凡译校

(本文是由俄罗斯国家科学基金支持,项目号 98—01—00415。盔甲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的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作者感谢乌苏里斯克市《预备队》儿童俱乐部的领导 A·Л·梅泽采夫先生和捐赠盔甲给博物馆的 Л·А·布罗夫克先生。)

护身服(铠甲和盔甲)是中世纪战争中士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滨海边疆区中世纪出土的文物中常常会遇到大小和连接孔数量、排列非常标准的盔甲碎片或是完整的薄片。但是要完全修复女真人的盔甲至今仍未获得成功。

在滨海边疆区乌苏里地区的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的发掘物中发现了最新的资料,古城是女真金国时期(12—13 世纪),在改建和转变为上京—开元的最后阶段建造的(1215 年之后)。这些材料填补了这一空白[1,第 101—102 页]。在这里发现了三个盔甲和一个铠甲。第一个盔甲是 1991 年 Г·Н·格鲁什科在研究所谓的“粘土”的建筑工程时在位于乌杰斯村古城的居民楼里找到的,它位于达奇纳亚大街上的文物古迹的东北部分。在盔甲的边上还发现了一具现代人的骨骼和头盖骨和一块铁制的铠甲薄片,一个有点磨平的矛头和一个钻头形状的箭头。盔甲虽然公布了,但是由于文物保存的不善,作者想完全复原,没有成功。[16,第 94—99 页]

1994 年也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Г·Н·格鲁什科又找到了两个盔甲。A·Л·梅泽采夫对它们进行了清理并成功地记录下了这个盔甲的所有部件。

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挖掘出来的盔甲类型单一,只是在尺寸上有所差别。它们是铁制的带有管状顶部的半球状帽子,从上面把一个宽约 4.5—5.5 厘米的冠和盔甲与下面部分铆接在一起。冠本身是由一个平坦的铁板制成,锻造成三个凸起的带子形状。盔甲的高约为 11.5—12.5 厘米,直径约为 22—24 厘米。

盔甲前面部分有一个护额垫固定在冠上面,铁板长度为 11—15 厘米,宽为 6—9 厘米。通过压模护额垫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两个叶子形状的凸起,以 45 度角分散在两边,从外形来看像是两条皱起的眉毛。其中一个盔甲的护额垫的下面是直的,而另外一个的上面有一道弯向中间的褶皱。在盔甲护额垫的周围还有不同数量的孔。其中一种情况是:它们有五个,而且,它们大小一样和铠甲甲片上的孔的数量是一样的。孔靠近护额垫两个面的侧边。另一种情况是:在护额垫的侧边有两对大孔,其作用也许是用来将铠甲薄板和护额垫固定在一起的。最可能的是将护额垫更平整地固定在头冠上。

头冠的下边,在 5—6.5 厘米的间隔处,有 7—8 对孔。孔之间的间隔为 1 厘米。盔甲里有毛毡或者其他柔软材料做成的衬帽,它们首先应当是能够减轻砍打时的力量。帽子可以被用作衬帽。

盔甲上有一个片状的披肩,从护额垫开始的披肩沿冠的直径可分成 3 排,每一排各有 31 个薄片。而且,从后面到中间以后的铠甲是以扇形紧贴着护额垫排列的,每排 31 个薄片,总长为 40 厘米。

披肩是通过毛皮或毛毡固定到帽顶的冠上的,这样它可以灵活移动。而且,披肩借助连接材料

通过一对孔和冠的下面连接在一起。盔甲的薄片是一个下方有切面角的铁制带子,其尺寸为 85 (87) 毫米 × 26 (27) 毫米。在薄片长边上的两侧是分布均匀的铁孔:上面为五个,下面为三个。在下面边的第三对孔之间还有一个孔。薄片边上的弯曲有两种形式:第一种,薄片中心线向内凹,第二种,上面部分和提到的一样,但是从中间部分向反方向凹。其边呈现“S”形。按照我们的修复,固定在盔甲冠上的披肩的第一排应当是由第二种薄片构成的。和铠甲上的薄片不同的是,这些薄片大部分是从上往下以内凹的形式分布的,这就使得披肩可以偏离盔甲 5.5 厘米。铠甲的每一排薄片之间是以这样的形式连接在一起的:下边有三对孔、中间有一个孔的薄片是固定在毛毡上的,然后,其他薄片从上面部分到下面部分都是重叠固定在一起的。上面的三个孔和前面所说的三个孔紧紧地固定在一起,而其他的两个孔直接和毛毡连在一起。这样的固定方式解释了中下方三个孔的作用,也解释了薄片下面的切面的作用。薄片每一排的四分之一都被下一个薄片遮住了,所以披肩的整个高度为 19 厘米。这样的长度使得披肩不仅仅可以保护士兵的脖子,还可以保护士兵的肩膀。这种类型的披肩是片状的薄片类型。

至今为止,虽然在书面历史材料中常常提起女真士兵的盔甲(7,第 17a,356 页),但是在考古材料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件盔甲(16,第 78 页)。应当指出,在已经发表的渤海国(7—10 世纪)、契丹国(10—12 世纪)和日本国的材料中暂时还没有遇到类似的带有披肩的女真士兵的盔甲(18, vol. 5, Fig 65; 14; 13, 第 85—86 页; 19, fig. 95, 4; 第 111 页)。至今为止所有已经知道的盔甲是半球状的,由四个或者更多的薄片组成,都是通过下面部分的一个环拉紧的。在“帽子”陵墓中发现的盔甲被确定为是靺鞨(4—10 世纪)时期的,是由不大的薄片做成的(12,第 189—198 页)。在科尔萨科夫古代墓地发现的被确定为女真时期的盔甲(12—13 世纪),有长(18 厘米)而弯曲的薄片构成的帽顶(9,第 172—184 页; 10,第 90 页,表 IX; 11,第 145 页)。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薄片,在中国北部发现的被认为是 13 世纪的盔甲,其形状最为接近。其帽顶是由铁锻造的,并且掺有银。这个盔甲被认为是元代军官的盔甲。这个盔甲的上面部分有用于拉紧的管形孔,中间部分是护额垫,下面部分是带有孔的冠形,铁片制成的披肩固定在盔甲的下面(17,图 6)。14 世纪后半叶鞑靼—蒙古盔甲的帽顶是由一块只有一个接缝的铁锻造而成的,其典型特点在于铆接在额头下面的直角或者是几何图形的薄片(3,第 261 页,表,Ⅷ 9; 4,第 189; 5,第 110—138 页)。在伊朗—蒙古 14 世纪的最后 250 年的盔甲上找到了铆接在盔甲下面部分的钢片。这些钢片被认为是戴在额头上的眼睛处有个缺口和在欧洲盔甲中才可以遇到的喷镀的雏形。14 世纪以后,这些盔甲在中亚地区、满洲里和中国变得流行并进一步发展,直到 19 世纪(3,第 261 页,表,Ⅷ,7,8)。

在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发现的盔甲就是这种类型盔甲的最早样本,因为它被确定为是 12—13 世纪的。我们推测,这种类型的盔甲很可能首先正是出现在女真族时期的。

在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 12 世纪的发掘文物中发现的铠甲也属于护身服。它是片状薄片类型的铠甲。铠甲是由铁片制成的,上面的孔和在盔甲披肩上(87 × 26 毫米)发现片状的薄片上的孔的尺寸和数量是一样的。在铠甲上薄片排列成 9 排,每一排各有 13 块薄片。每一排的薄片都是在前一个的 6 厘米处重叠着铆接在一起的。每一排和前一排是在 27 厘米的地方重叠。而且,有三对孔的铠甲薄片的边缘和薄片上有五对孔的边缘相连接。这样看来,铠甲薄片是缝在毛皮或者毡毛上的。

铠甲的大小为 26 × 54 厘米,它仅仅只可以保护到士兵的胸部,所以这种铠甲可以称作为胸甲。

还有一个差不多完整的铠甲是在拉佐夫古城中发现的(8; 15,第 75—76 页)。它也是一个胸甲,大小为 40 × 65 厘米,由九排铠甲薄片组成,每一排各有 21 块薄片。薄片和从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中发掘的铠甲的薄片是一个类型的,只是更长一点(9.2 厘米)。除了每一排是从薄片

间开始之外,薄片相互固定的方式也很相似。从中间向外呈扇形排列。沙夫库诺夫认为,这种铠甲是平板排列状的类型并由不需要垫板的铁薄板相互连接制造而成的(15,第74页)。这样复原的话,铠甲薄片下面部分中间的那个孔的功能就变得很不明确了,因为它没有和下一排的薄片相连接。如果认为所有的薄片都是缝在毛皮或者毡毛上的话,这个孔的功能就可以解释了。

根据书面史料我们知道,在女真时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铠甲,一是重的,二是轻的。研究学者认为,被称为重铠甲的铠甲是由铁做的,而轻的是由毛皮做的(2:第77页)。女真古城中发现的铠甲的总重量不超过2.5—3公斤(在我们的理解中,这已经是非常轻的铠甲了)。由于其轻度和灵活性,这种铠甲是弓箭手穿的。拿矛的士兵穿重的铠甲,这种铠甲可以经受最初的打击。这样看来,重铠甲是身体大面积的保护装置,例如胸、腹部、肩膀、手等等的铠甲。

所以,在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发现的护身服使我们能够第一次复原出女真士兵装备的重要部分。

号码	高度(厘米)	直径(厘米)	冠的高度(厘米)	护额垫的大小		片状薄片的大小	
				宽度(厘米)	长度(厘米)	宽度(厘米)	长度(厘米)
1	11.5	22	4.5	6	11	26	85
2	12	24	4.5	7.5	14		
3	12.5	24	5.4	9	15		

参考文献

1. Н·Г·阿尔奇米耶夫、А·Л·伊夫里耶夫,1996年,《对解释东夏国上都时期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古城非常有益的新事实》,国际学术研讨大会《世界历史中的俄罗斯远东:从过去到未来》的提纲、报告和消息,远东。
2. М·В·沃罗比约夫,1975年,《女真人和金国(10世纪——1234年)》,历史札记,莫斯科。
3. М·В·戈列里克,1983年,《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初的蒙古—鞑靼的防御武器》,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的库里科夫斯基会战,莫斯科。
4. М·В·戈列里克,1987年,《萨科的盔甲》,《中亚:新的文字和艺术文物》,莫斯科。
5. М·В·戈列里克,1987年,《早期的蒙古盔甲(9世纪—14世纪后半叶)》,《蒙古的考古、民族志和人类学》,新西伯利亚。
6. Е·И·杰列维扬科,1987年,《阿穆尔地区部落的战争事件概要》,新西伯利亚。
7. 《1114年到1233年统治中国北部地区的金国的历史(罗佐维伊从满语翻译过来的)》,苏联考古、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院,第150卷。
8. В·Д·列尼科夫,1983年,《1983年在滨海边疆区拉佐夫斯州的拉佐夫斯古城的考古研究报告》,苏联考古、历史档案馆,第8597号。
9. В·Е·麦德维杰夫,1981年,《中世纪阿穆尔战争中的盔甲(克拉斯诺亚拉夫斯基墓地挖掘出来的盔甲遗物)》,《古代西伯利亚和中亚部落的战争事件》,新西伯利亚。
10. В·Е·麦德维杰夫,1982年,《乌苏里斯克岛中世纪的文物》,新西伯利亚。
11. В·Е·麦德维杰夫,1986年,《在一世纪末到二世纪初的阿穆尔地区:女真时代》,新西伯利亚。
12. С·П·涅斯捷罗夫,斯柳萨林克,1993年,《“帽子”陵墓中出土的盔甲和盔甲》,《西伯利

亚南部和远东居民的战争事件》，新西伯利亚。

13. Ю·С·胡佳科夫,1991年,《中世纪早期时代和发展时代中亚游牧部落的武器》,新西伯利亚。

14. 郑少俊,1956年,《古代赤峰丹青县的辽国墓地的发掘工作汇报》,考古学报,第3期。

15. В·Э·沙夫库诺夫,1993年,《女真人12—13世纪的武器》,符拉迪沃斯托克。

16. В·Э·沙夫库诺夫,А·П·梅捷恩采夫,1993年,《女真部落》,《地方志学—消息》,符拉迪沃斯托克。

原载《俄罗斯与亚太》1999年第4期,第115—120页。

小刀头(新分式)	小刀头(老分式)	小刀头(新分式)	小刀头(老分式)	小刀头(新分式)	小刀头(老分式)
(米) 10—12	(米) 10—12	(米) 10—12	(米) 10—12	(米) 10—12	(米) 10—12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1.5—2.5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这件样式,尤其是带有箭头,在中国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3世纪的,在俄罗斯文物发现的记录中是12—13世纪的。

滨海地区渤海国人使用的骨制箭镞

[俄]B·Э·沙夫库诺夫著 盖莉萍 胡凡译校

在滨海边疆区渤海国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各种各样的骨制品,其中箭镞占据着显著的位置。至少,在几乎所有属于渤海国文明的平原城堡和居住点里,都发现过,并且数量巨大。有些骨器特别是在新戈尔杰耶夫卡居住点(谢缅尼钦科 Л. Е. 1976)和康斯坦丁诺夫 I 号村落遗址(博尔金 В. И., 沙夫库诺夫 В. Э. 1997)找到的,以前曾经在科学文献中提到过。但是,在其他遗址中找到的骨箭镞,尽管藏量巨大至今却尚未计入考古领域进行科学研究。

截至 1999 年,在滨海地区的 9 个不同渤海国遗址共发现 55 个骨制箭镞。按照箭形可分为以下几种型式:

I 型:披针状骨制箭镞。其特点为窄长尖,侧面发散型,又有两个变体。

变体 A 有小侧面及小平柄。该变体箭镞无论是就其本身数量,还是就其遗址数量,都是最普遍的。其中两个箭镞(一个来自尼古拉耶夫 II 号城堡,一个来自康斯坦丁诺夫 I 号村落遗址)在下部都有小砍痕,显然是为了把箭镞连接到杆上。

变体 B 有着直侧刃方柄。该箭镞在阿穆尔流域科尔萨科夫古墓出土的(麦德维杰夫 В. Е. 1986. 图 30:35),同时在靺鞨时期遗址中也有出土(杰列维扬科 Е. Н. 1981, 图 30)。

II 型:龙骨型,其特点是窄长尖,平行侧面,有两个变体。

变体 A 斜侧刃,小平柄。

变体 B 小直侧刃,平柄,在斯韦尔奇科夫山洞出土的箭镞柄上有细小的斜刻痕,它适用于更牢固地把箭镞和箭杆的粘结。遗憾的是,在新戈尔杰耶夫卡及马利亚诺夫古城出土的箭镞的尖部都有破损。所以,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些箭镞的完整尺寸。在阿穆尔沿岸的科尔萨科夫基地也有这样的箭镞出土(麦德维杰夫 В. Е. 1986 图 30:34)。

III 型:锹形箭镞,出土箭镞较短,但尖宽且侧面平行。

IV 型:叶形箭镞,其特点是尖端窄而突,侧面从顶部均匀向中部散开又同样均匀收缩于底部。有三个变体。

变体 A 无侧刃,大部分该箭镞具有小平柄,只有在康斯坦丁诺夫 I 号村落遗址出土的箭镞有截面为长直角的柄,此外,它还有屏如透镜的尖。另一个在尼古拉耶夫 II 号城堡出土的箭镞在尖端侧面上,在柄周围,发现有小刻痕,它是用于连接箭杆的。

变体 B 小直侧刃,小平柄。

变体 B 只找到一个,尖很窄,象桶形中空的“哨子”,底部为塞栓。在“哨子”(箭镞上部)中钻了三个小孔以通风,因此,箭在飞行中会发出刺耳的叫声,“哨子”长 1.5 厘米,内径 0.7 厘米。其它有哨形结构的骨制箭镞在远东材料中不详,但在东部后贝加尔的公元 1000 年的遗址中经常出土这类文物(科维切夫 Е. В. 1981. С. 101 - 103)。

V 型:抛物形,其特点是柄尖两侧均匀密实,分为两个变体:

变体 A 相当地宽,但是尖端短,叶柄小。在阿穆尔边区靺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过类似的但是

在箭头下部带有小柄(杰列维扬科 Е. И 1981, рис. 30)。

变体 Б 箭头窄长并有相当的结实的叶柄。

Ⅵ型:三角形,其特点是相当长而窄的箭头,两侧均匀平直,带有结实的叶柄。

变体 А 相当短,但是箭头宽,尖角陡。

变体 В 箭头长且窄,尖角坡度缓,箭头下面带两个不大的小孔。

Ⅶ型:金字塔形,其特点是截面为圆形,尖端略突出,尖端下三分之一处最宽。该截面有着长长的,截面为圆形的下部平柄。

Ⅷ型:水滴型,特点是断面为圆形,容易牢固地固定住箭头的下三分之一。顶部具有相当长、圆的叶柄固定在其下端。

Ⅸ型:子弹型箭簇。其特点是顶部窄,向下均匀加宽至中部之后又变窄,尖端截面为圆形,箭尖与套子间有小隔断,它被两条平行的已蛀成孔的线固定住。

这样,滨海边疆区渤海国遗址发现的所有骨制箭簇可分为 9 个类型或者说 15 个变体。其中(26 个)约一半是在尼古拉耶夫斯基 II 号城堡出土的,并且它们属于技术水平不发达时期的产物(博尔金 В. Н, 谢缅尼钦科 Л. Е. 1978. С 60)。此外,这座古城的特点就是出土了各具特色的箭,有 7 个类型或者说 9 个变体。康斯坦丁诺夫村落遗址的特点是在那里发现了最大的箭簇:7 个出土的箭簇中有 3 个长度为 10 厘米或大于 10 厘米,其中有一个箭簇(1 型:变体 А)是最大的,它是在滨海地区出土的,达 14.3 厘米。

尽管渤海国人使用箭簇很普遍,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品种上渤海铁质箭簇还是大大超过了骨制箭簇(列尼可夫 В. Д, 沙夫库诺夫 В. Э, 1993),铁质箭簇有 20 种或者说 35 个变体。

需要指出的是,在滨海地区,骨质箭簇只是在渤海国时期流行,在较早或较晚时期的遗址中,没有出土骨制箭簇。同时,在相邻的阿穆尔沿岸几乎在所有的遗址中都经常找到骨制箭簇(公元 1000 年至公元 2000 年初)。在滨海地区渤海国遗址中发现的骨制箭簇属于较早文化层,尽管在所有的遗址中骨制箭簇是与铁质箭簇共同出土的。

渤海国时期骨制箭簇的流行应与几个因素有关。一方面,临近满洲的成立及其对周边滨海部落的影响都使当地居民步入军事和政治交往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弓和箭这类武器的使用意义。另一方面,当地部落的材料储备还不能马上提高铁质箭簇的生产能力,而在这之前使用的石质磨光箭簇又脆又轻,既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要求,又对敌人的防护铠甲无能为力。并且,加工石质箭簇对力量、时间及材料知识的要求也较高。在这种条件下,容易到手的骨器就成为最可接受的材料,它可以用来大批量地快速生产战争用箭簇。

此外,生产骨制箭簇不需要专业技术,任何人都能制作。至少,考古发掘可以证明上述观点。这样,在马里亚诺夫城堡渤海国时期不同的居民点都出土了骨制箭簇的坯料(沙夫库诺夫 Э. В, 1996, 图 32),并且,根据这些坯料我们可以推断制作骨制箭簇的工序。用于制作骨制箭簇的最合适的材料是动物的大管状骨。第一阶段是把管状骨劈开并使其大致成形。第二阶段是用铁质刀具对其进行加工——削去多余部分,使其符合需要的尺寸及形状。最后阶段,用细粒砂石对坯料进行磨光,之后,骨制箭簇就制作完成可以使用了。

在滨海地区的渤海国末期,他们的冶金生产工艺得到了改善并开发生产了大量的铁制武器,所以当地居民对骨制箭簇不再急需,骨制箭簇也就逐渐停止使用了。与此相关的还有铁质防护盔甲的广泛使用,骨制箭簇进攻铁盔甲收效甚微。这之后,当地士兵和猎人已经只使用铁箭簇了。

这样,在滨海区骨制箭簇的历史非常短(约两个世纪),但是在渤海国初期却广泛使用骨制箭簇,即公元 8 世纪至 9 世纪前半期。

注:

В——高地与遗址(切尔尼克夫区)

Г——戈尔巴特克夫古城遗址(米哈依洛夫区)

К1——康斯坦丁诺夫 I 号村落遗址(十月区)

М——马利亚诺夫遗址(基洛夫区)

Н——诺沃戈尔捷耶夫居住点(阿努钦区)

НМ1——尼古拉耶夫 I 号遗址(米哈依洛夫区)

НМ2——尼古拉耶夫 II 号遗址(米哈依洛夫区)

ПС——斯维尔奇可夫洞(卡瓦列尔区)

СТ——老河遗址(十月区)

博尔金 В. И., 杰列维扬科 Е. Н., 1978 年, 尼古拉耶夫 - I 古城地层学和滨海地区渤海文化的分期, 苏联远东地区古代史的考古资料,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科学院, 远东科学中心, 第 57 - 63 页。

博尔金 В. И., 沙夫库诺夫 В. Э., 1997 年, 康斯坦丁 - I 村落出土的武器,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学报, 第一期, 第 71 - 81 页。

杰列维扬科 Е. Н., 1981 年, 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部落, 公元一千年: 人类历史和文化史纲, 新西伯利亚: 科学出版社。

科维切夫 Е. В., 1981, 公元一世纪东贝加尔部落的弓和箭, 西伯利亚和中亚古代部落的军事, 新西伯利亚, 科学出版社, 第 97 - 110 页。

列尼科夫 В. Д., 沙夫库诺夫 В. Э., 1993 年, 滨海地区渤海人的铁箭头, 西伯利亚和中亚古代部落的军事, 新西伯利亚, 科学出版社, 第 214 - 226 页。

麦德维杰夫 В. Е., 1986 年, 公元一世纪末和公元二世纪初的阿穆尔地区(女真时期), 新西伯利亚, 科学出版社。

谢缅尼钦科 Л. Е., 1976 年, VIII - X 世纪滨海地区箭的特点, 苏联远东地区最新考古研究, 符拉迪沃斯托克, 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 第 98 - 111 页。

沙夫库诺夫 В. Э., 1996 年, 1995 年滨海边疆区考古研究总结, 俄罗斯科学院, 远东分院, 历史民族考古研究所档案, 第 1 目, 第 2 架, 第 4101 号。

原载《俄罗斯与亚太》1999 年第 4 期, 第 110 - 114 页。

斯莫尔宁古城遗址考察初步结果

[俄]B·Э·沙夫库诺夫著 盖莉萍 胡凡译校^①

1999年本文作者开始了对斯莫尔宁古城遗址进行初次实地考察。该遗址位于滨海边疆区的阿努钦地区,斯莫尔宁村东南方2公里处,位于阿尔谢尼耶夫卡河的右岸,现在遗址在洪水中遭到严重破坏,在考察工作开始前,遗址西部已经完全被毁。

遗址发现于1997年,当时曾先后到达遗址的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历史、考古和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B·И·博尔金,然后是本文作者。在遗址内及其周围地区收集到了有趣的陶器,但是遗址的年代以及文明的归属仍有待研究。

现在遗址的城墙上长满了草。城墙外围高1.5米左右,宽5米左右。在古代它应该是呈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朝阳建筑。北墙残留部分长45米,保存较完整的东墙长66米,南墙长34米,但南墙未修到河流断口处,因此这一地段可以通行推土机,来修建遗址内的通道。城墙上未发现任何塔楼,可见这里在古代也没有塔楼。在遗址内也未发现任何大门,很可能大门位于西部地区,但被洪水毁坏。

依据对遗址的初步考察结果和收集到的材料,可以确定:遗址在古代应该是内城,它周围分布着相当广阔的商业区。首次发掘的遗址内对考察有用的地区将近2600平方米,而遗址总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即1公顷。

在发掘工作开始前,在内城附近除了发现许多在架上制作的陶器碎片和有雕刻装饰陶器的碎片外,还找到了一块一端带孔的长方形磨刀石、粘土制的截面呈圆形的小轮以及小巧精致的手工塑造粘土制容器。这个容器高28毫米,口部直径为23毫米,罐体底直径为12毫米,容器中部最大直径(容器的中部)为28毫米。在容器的开口和颈处带有两排点状图案,点是用尖棍刻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容器呈均匀的亮黄色,应该是经过重新煅烧的结果,即不用氧气的煅烧,这只能是在特制的炉子里烧制出来的。

还有一个小巧的塑造容器,呈暗灰色,在遗址内发掘表层时发现。容器高21毫米,容器口直径为15毫米,底部直径为12毫米。容器身体较大的直径(容器中部)为20毫米。容器周身,即容器中部带有一圈弯曲的小型纹饰,呈纵向,完全可能是用指甲刻出的。

在滨海边疆区的中世纪遗址内找到的小型粘土容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滨海地区尼古拉耶夫-I古城遗址(博尔金,1978年,)尼古拉耶夫-II古城遗址(博尔金,1977,)及新戈尔杰耶夫卡古居民遗址(谢缅尼琴科,1974,)内也曾发掘出一系列的不同形状的相似制品,但制造比较粗糙,且没有任何图案装饰。对这些制品的用途可以做不同的设想,可能是孩子的玩具,也可能是用于某种宗教仪式,或者可能在里面存放颜料或者化妆用品。

1999年的遗址发掘工作主要在内城离河口不远处,紧靠北墙的地方进行。这一地段没有突出的地方,因为遗址内的空地很平坦。只有靠河的地方地势略低。发掘面积为9平方米(3×3米)。

^① 该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俄罗斯学界的鞑靼女真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7BZS018。